

台静农
全集
下
静农论文集

海燕出版社



静农论文集

下

台静农 著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静农论文集：全2册 / 台静农著. —郑州：海燕出版社，2015.10

(台静农全集)

ISBN 978-7-5350-6412-7

I. ①静… II. ①台… III. ①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1725号

选题策划	黄天奇	美术编辑	刘 蓬	谢欣廷
项目统筹	胡宣峰	责任校对	刘学武	责任发行 贾伍民
责任编辑	朱立东		王 达	责任印制 邢宏洲

主 编 黄乔生

整体设计 张 胜

版面制作 从文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邮编：450008)

发行热线 0371-657345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22.5 印张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0.00 元 (全 2 册)

目录

序
两汉乐舞考5
两汉简书史征94
嵇阮论137
中国文学由语文分离形成的两大主流156
记王荆公诗集李壁笺注的版本187
佛教故实与中国小说200
关于《西游记》江流僧本事286
记孤本《解金貂》与《温柔乡》两传奇的内容及结构291
智永禅师的书学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316

郑羲碑与郑道昭诸刻石	368
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	386
谈写经生	428
唐明皇青城山敕与南岳告文	435
南宋人体牺牲祭	446
南宋小报	471
冥婚	477
记四川江津县地券	481
读骚析疑	487
天问新笺	563
屈原《天问篇》体制别解	678
题显堂所藏书画录	685

郑羲碑与郑道昭诸刻石

一、郑羲上下碑

郑羲，字幼麟，荥阳开封人。子道昭，字僖伯。《魏书》卷五十六，《北史》卷三十五，并有郑羲父子传。羲死于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其后郑道昭为光州刺史时，既刻羲碑于天柱山险绝处，又刻之于云峰山。云峰山羲碑后记云：“永平四年（511）岁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四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于此刊之。”今流传者，即下碑。上下两碑文字有繁简不同，上碑简而下碑繁，是或因天柱山险绝，文字不能不简；云峰山石好，文字不妨其繁。两碑皆由门生故吏奉献，后汉以来立碑风气皆如此。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九云：

右羲下碑连标题年月，凡五十有一行，千三百馀字，字径二寸。……上碑在平度州东北五十里天柱山绝顶，其山竦立如柱，昔有人访之，未及几坠。下碑在掖县城南十五里，云峰山之东，元尝亲至崖间，摩挲一过。

下碑“郑君之碑”下有一“草”字，此“草”字较碑文字为小，笔画甚劣，显然是后人妄刻上的。而陆增祥云：“碑草，仅见于此，殆以上碑为正本，此碑为草本邪？自来金石家皆未言及。”（《金石补正》卷十四）按下碑题记甚明，因石好再刻，安得所谓草本？前人未及者，以系后人妄加，不值得一辨耳。

郑羲在当时不是有赫赫之功的人物，只是容容自利的官僚，其品德颇不堪，正史亦不能为之讳。《魏书》本传云：

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性又啬吝，民有礼餉者，皆不与杯酒脔肉；西门受羊酒，东门酤卖之。

羲死，朝廷议谥，诏曰：

羲虽宿有文业，而志阙廉清。稽古之效，未光于朝策，昧货之谈，已形于民听。……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见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力谥文灵。

羲之为人，可想而知了。《北史》羲传，悉据《魏书》。羲碑始著录于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一，明诚跋尾云：

今碑首题曰：荥阳郑文公之碑，其末又云：加溢曰文。传载赐溢诏书甚详，不应差误。而碑当时所立，必不敢讳其一字，皆莫可知也已。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云：

羲溢文灵，碑只称文公者，犹诸葛孔明溢忠武，而后人止称武侯，举其美者言之也。

这种解释，不免牵强。以诸葛公为例，“武”字为美，岂非“忠”字为不美吗？称“武”不称“忠”只是简称而已。洪颐煊《平津读碑记》卷一云：“此碑称溢曰文，郑述祖天柱山铭称文贞公，皆讳之也。”余以为颐煊此言，实说出郑道昭

及其子述祖的心理。按东汉人墓碑，皆在墓道，而郑羲既归葬荥阳，本无在他处立碑之理。且于羲葬后近二十年，既刻上碑于天柱山最高处，又刻下碑于云峰山上，显系借名山好石，垂诸不朽，以洗刷其先人的丑谥。今历时千馀年，若无《魏书》记载，后人也只知郑羲为文公，而不知其为文灵公了。在曹魏时代，文帝曹丕的爪牙臣吴质，死后“以怙恶肆行，谥曰丑侯。质子应仍上书论枉，至正和中乃改谥威侯。”（《魏书·王粲传》注引《吴质别传》）道昭不能如吴质子公然向朝廷抗争，乃刻石名山为其先人讳，虽说是孝子的用心，却逃不过史家的直笔。

二、郑道昭诗刻

《魏书》道昭本传（附《郑羲传》）：“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今云峰山太基山郑诗有五篇，道昭诗赋集久佚，竟赖摩崖以存。

（一）论经书诗。原题：“诗五首，与道□人出莱城东南九里，登云峰山论经书一首。魏中书侍郎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秘书监司州大中正，出为使持节督光州诸军事

光州刺史司州荥阳郑道昭作。”《山左金石志》云：“右刻在掖县云峰山阴，首标三行，銜名四行，诗二十五韵，凡十二行，末纪年一行，字径四寸。”（卷九）按诗所述：“凤驾缘虚旆，披衿接九贤”，“□来尘玉食，藏名隐山丘”，“图外表三元，经中精十力”云云，皆道家语，是所谓“论经书”者，实论道经而不是儒经。

（二）观海诗。原诗：“诗五言，登云峰，观海童，郑道昭作。”《山左金石志》云：“右五言诗，九韵十二行，字径四寸，首标题一行，字较小。右角上微阙，笔画严整有力，诗多道家语，乃郑公与道俗纪游之作也。”（卷九）

（三）飞仙室诗。原题“咏飞仙室”，诗云：“严堂隐星霄，遥檐驾云飞，郑公乘日至，道士披霞衣。”仅此两韵。《八琼室金石补正》云：“五行，行五字，径二寸，正书。”（卷十四）

（四）仙坛诗。原题：“诗五言，于莱城东十里，与诸门徒登青阳岭太基山上四面及中岭，扫石置仙坛，一首。魏秘书监司州大中正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荥阳郑道昭作。”《山左金石志》云：“右刻首标题及銜名四行，诗十五韵，九行，字径三寸。按县志不载青阳岭，意即太基山支峰也。”（卷九）

(五) 东堪石室铭。原题：“天柱山上东堪石室铭，魏秘书监司州大中正、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荥阳郑道昭作。”《金石补正》云：“十行，行字不一，字径三寸馀，正书。”按：此铭十韵，四字句。

按道昭本传虽云有诗赋数十篇，《隋·志》未著录。近人丁福保编《全北魏诗》，仅收三首，无《飞仙室诗》，其《登云峰观海童》，“童”作“岛”，以未见拓本，未能校定。

三、郑道昭的道家生活

郑道昭是具有儒释两家思想的人物，既崇儒敦学，又崇道奉神仙，史传仅记其崇儒的一面，而其道士生活，则见之于刻石。当其为光州刺史时，登云峰山观海童诗云：“秦皇非徒驾，汉武岂空磋。”大有飘飘然欲仙之意。于是指云峰山某处为山门，某处为左阙，某处为右阙，皆有题记。如：

云峰山之左阙也。

荥阳郑道昭之山门也，于此游止。

郑公之所当门石坐也。

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郑公予孚书

又一题为：《此山上有九仙之名》。九仙者，后人只发现其五刻，即：

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

赤松子驾月栖玄圃之山。

浮邱子驾鸿栖丹丘之山。

羡门子驾日栖昆仑之山。

周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

《论经书诗》所谓“披衿接九贤”者，即此九仙。《东堪石室铭》云：“九仙仪彩，余用栖形。”是九仙即道昭所想望的仙侣。

又于太基山设仙坛，《仙坛诗》曰：“寻日爱丘素，陵月开清场，东峰青烟寺，西岭白云堂，朱阳台望远，元灵崖色光，高坛周四岭，中明起前岗。”意谓东西南北中央五坛也。为恐后人侵犯仙坛，有仙坛铭曰：

此太基山内中明岗及四面岩，岭上嵩岳先生荥阳郑道昭扫石置五处坛，其松林草木有能修奉者，世贵吉昌，慎勿侵犯，告令知也。

观此可窥测当时立坛的情形，至于如何修奉，必有一定的仪典。道昭自署“中岳先生”，俨然坛主，过的是神仙生活了。如：

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青烟之寺也。

其居号曰白云乡青烟里也。

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朱阳之台也。

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玄灵之官也。

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白云之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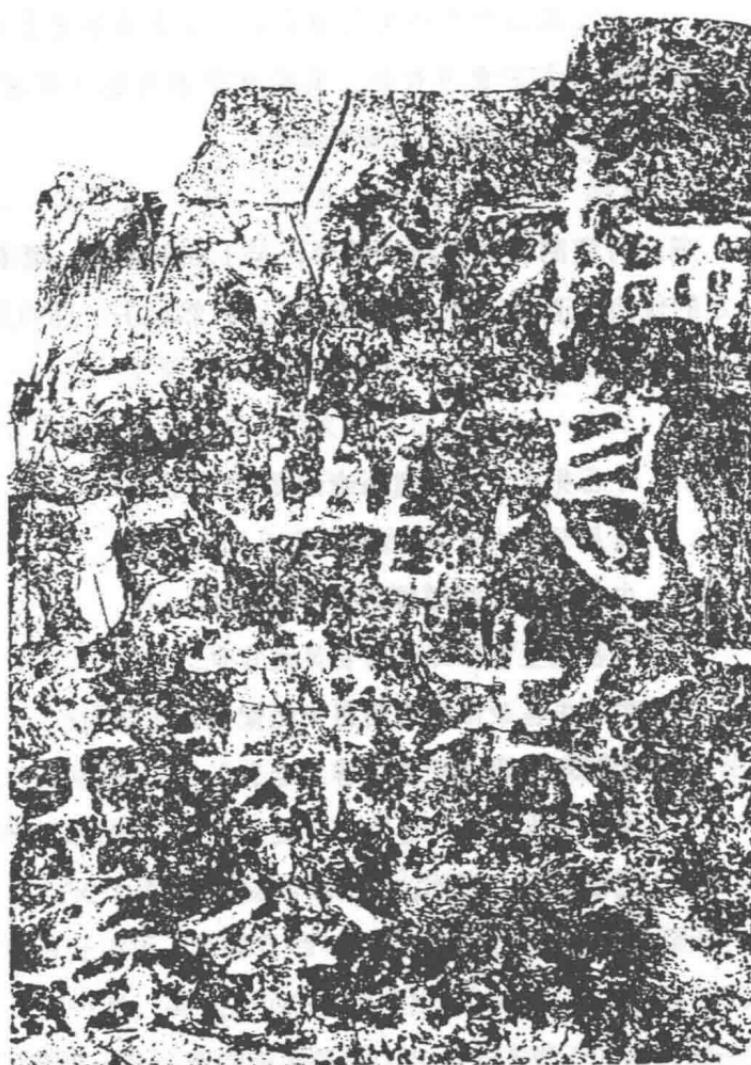
荥阳郑道昭白云堂中解易老也。

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中明之坛也。

此仙坛北山门也。

此仙坛南山门也。

又云峰正南四十里有天柱者，也是郑道昭所命名，见其子述祖《登云峰山题记》。道昭有天柱山东堪石室铭，并题



图一



图二

记云：

荥阳郑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

又今益都县北峰山北，道昭题记云：

中岳先生荥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

此白驹谷。

四、结语

以上所引，皆据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四著录：郑羲上下碑外，云峰山郑道昭题刻十七种、太基山郑道昭题刻十五种、天柱山郑道昭题刻三种、白驹谷题刻三种，共为三十七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四云郑道昭云峰山四十二种，以未详列细目，无从勘校。有关郑道昭一人的刻石，就有如此之多，而山岩石壁间有未被发现的，或许尚有。若道昭真可算是好事好名者。要知每一题刻，虽寥寥十数字，而书者刻者之劳，以及役使民夫，木石构

架，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这与谢灵运开道游山，同样豪举。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郑道昭与寇谦之等为十家之一，他以为云峰山诸刻石皆道昭所书，杨守敬《书学迩言》又说“郑道昭书郑文公碑”。叶昌炽《语石》卷七云：“余谓道昭书中之圣也。”其实大有可疑，但此一问题，亦未见有人提出讨论过，遂由道昭享此盛名。试观道昭《论经书诗》《观海诗》《仙坛诗》，皆署“郑道昭作”，如果摩崖书丹，也出于道昭之手，自会注明的。我以为郑羲的上下碑及所有题刻，必是道昭门下书家且不止一人所书。阮元《跋郑羲碑》云：“碑多别体，因写者好异。”是以碑为故吏等所立，必另有写者。惟于《太基山石人题字》跋云：“笔法强劲，疑亦道昭所书。”（《山左金石志》卷九）是又以为太基山诸题，皆道昭手笔。

云峰山诸题记其中之一云：“云峰山之右阙也，栖息于此，郑公子孚书。”（见图一、二）《金石补正》著录如此。陆增祥跋云：“史称道昭字僖伯，此题字孚，殆其小字。”既称郑公而以“小字”名之，理不可通。日本初编的《书道全集》第六卷印有此一题记拓本，其译文为“郑公手书”。据我看来，还是有问题，“郑公”两字下，有两残笔，颇似“之”字，所谓“孚”字“手”字者，实为“子”